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 第十四回 沙王府主婢歡遇 通政門合囊互投

說話沙府中一個侍女，承主人之命，教他勸柳姬順從的意思。他說：「俺是服侍新夫人的，這夫人聞得原有丈夫，不知怎的，在法靈寺為尼。俺老爺誘他到府，堅志不從，幾番尋死。太奶奶收在身邊，同他臥起，老爺只索無奈。他雖在府里數年，鏡中窺影，常常含啼。檻外將花，何能共笑。卻正是：龍悲別劍，鶴怨離琴。怎怪得他。昨日老爺吩咐俺，再三勸解，且待出來試說一回。」卻說柳姬，剪髮為尼，原為守節。不幸誘禁沙府，多蒙太夫人垂念，未致失身。近來逼他改妝，雖在蓄髮，其實含愁，有長相思一詞，描寫他近日景況：

朝有時，暮有時，潮水猶知日兩回。人生常別離。來有時，去有時，燕子猶知秋後歸。君歸無定期。

柳姬盼望韓郎早歸，那一日不在心頭，旁人何由得知。那女侍見柳姬出來，上前說道：「夫人，你只不從俺老爺罷了，卻這般愁悶怎的。俺府中金漿玉饌，繡闥錦衾，好生受用。老爺教我勸你，從他也罷。」柳姬道：「女奴，你怎知道，玉饌金漿，都成鴆毒；錦衾繡闥，便是狂牢。教我如何不悶。」女侍道：「叫府中樂師們，承應一番解悶好麼？」柳姬道：「也都是游童豔婦之詞，誰要聽他。你去門前看，或有尼姑叫他誦些經，若是道姑唱個道情兒也好。」女侍道：「待我出去看來。」不題。

且說輕娥下了華山，游到長安。他說道：「俺尋訪柳夫人消息，誰知兵火之後，法靈寺也都毀了。聞說韓員外尚未回朝，待俺再到長安城中，試看一看。」才到城裡，適經過沙府，被那侍女瞧見，說道：「是好一位仙姑也，不免問他一聲。道姑，你如此仙品，可有什麼道術麼？」輕娥道：「設咒水，談劍術，還有天符哩。」女侍道：「你住何處？」輕娥道：「俺列在金天仗，也曾投玉女壺。」女侍道：「這是華山來的了。」輕娥道：「敢問這是何第？」女侍道：「這是沙王府。你且在此相候。」轉進內宅，說：「夫人，門外有個道姑，自華山來的。」柳姬道：「記得李王孫別時曾說，只在終華二山。這道姑或者知他蹤跡，喚他進來。」女侍出去，把道姑領來。柳姬望見，說：「呀，道姑到似我輕娥。」輕娥進見。亦驚訝道：「這夫人到似我家柳夫人。且把幾句話探他便了。」柳姬吩咐女侍：「你去取茶來與道姑吃。」女侍道：「曉得。」竟自去了。柳姬問道：「道姑，你是從幼出家？是在嫁出家的？」輕娥道：「常侍香閣，曾伴綠珠。」柳姬道：「依你說，是人家女郎了。主人什麼名字？」輕娥道：「皆稱王孫，並無真名。主人是李王孫，還有個侍姬來。」柳姬道：「他又姓甚？」輕娥道：「姓柳，因僻居章台，故皆呼為章台柳。」柳姬道：「後來怎麼？」輕娥道：「李王孫把這柳姬配與韓君平，竟入華山。後來韓君平官拜員外，也出塞參軍了。」柳姬道：「你卻如何？」輕娥道：「小道與他柳姬，為戎馬衝散，兩地分離。」柳姬道：「呀，你敢是輕娥？」輕娥道：「你敢是柳夫人麼？」二人抱頭悲感，不敢高聲。輕娥道：「各處尋訪，不料在此相遇。」柳姬道：「你在華山，會李王孫麼？」輕娥道：「王孫在雲台觀。輕娥就在蓮花庵。」柳姬道：「你們都在華山，玉山青鳥，仙使難通，那知有今日之會。」輕娥道：「你當時分散，還到法靈寺否？」柳姬道：「那時投入法門，幸蒙悟空老師父收留。如今靜守數年，才得音書一寄。」輕娥道：「相公書來，是怎生說？」柳姬道：「他惟問道：別後長條還在無？」輕娥道：「你如今在府中，卻安樂了。」柳姬道：「說那裏話，被他計誘至此，我朝夕只與太夫人相處。」輕娥道：「哎，沙將軍，你錯用心了。」柳姬道：「輕娥，你今在名山洞府，飲露餐霞，大強似我了。」輕娥道：「夫人，轉眼一別，又是十數年。」柳姬道：「你住此伴我幾時，再候韓郎信息如何？」輕娥道：「貧道既遊方外，豈能復入人間。況這府中人多，倘或露形，反不全美。」柳姬不覺淚下，說：「就要去了麼？」輕娥道：「夫人，輕娥告別了。相公有日歸來，你且寧耐。」正是：

黃鶴有心留不住，白云何事獨相親。

且說韓君平，從軍回來，說：「下官新從入覲，仍以本官擢升御史。前得柳姬回信，說在法靈寺中。只是長安再經吐番之變，知他竟是如何？方才謝恩已畢，且自乘曉出城，訪他下落，多少是好。呀，這是章台之下。當初與他相遇，正在此間。今日知在何處？我再到別處尋問便了。」

且說柳姬，在沙府數載，雖能全節，終是偷生。說道：「昨聞得青州將佐，近已入朝，想我韓郎亦在數內，他卻怎知我陷身在此。且這沙將軍，朝廷好不寵幸。就是知道，也不敢申言。今日府中女伴們約我閒遊，我雖沒這情緒或者在外討個信兒也不見得。」卻說一個女侍走來，說：「啟夫人，車已駕了，他們都出延秋門去。」柳姬道：「也出延秋門去罷。」遂上了車兒，行了多時，女侍道：「這來到金溝上了，夫人你雖守志不從，外人都道你專房之寵哩。」柳姬道：「哎，韓郎聞得，只道我真個如此，卻難分辯。」二人在車中談論不題。

且說韓生尋來，說道：「我才到法靈寺，大半燒殘。那老尼也不知去向，何況柳姬。這是我不可久留在外了。不免再往別處尋問。」

柳姬的車兒也復行來。說道：「自古說，兵凶戰危，韓郎知他在麼？」正說話間，韓生急忙走來，說：「這到龍首岡上，望著那駿牛駕著車兒，兩個女奴在後，我且稍住，隨著他行。呀，那車中女子，似我柳姬一般。」柳姬亦驚疑道：「呀，那路邊立的，就似我韓郎一般。且開簾看來。」問道：「道旁立者，得非韓員外乎？」韓生道：「便是韓翊。車中得非柳夫人乎？」柳姬道：「是了。天哪，……」不覺得婆娑淚下。韓生問道：「你為何卻在此間？」柳姬道：「妾今陷身沙府。非不能死，正圖郎君一見，還尋個出頭日子。」韓生方欲舉步向前，再說一兩句話兒。院子攔阻道：「哇，閒人不得近前。」韓生逡巡一會，不敢前進。柳姬道：「今日同行有人，難訴衷曲，明早到通政里門來，切莫爽約，就此去也。」只見僕夫催著車兒去了。韓生道：「柳姬怎生就去了，天殺的那駕車牛兒，他偏這般快法。呀，原來遺下許多花鈿。也是你頭上物件，我且收拾回去。」

且說那前行的車兒，已入延秋門裡。女侍道：「他們車兒先去了，天色已晚，可速追去。」柳姬道：「已到府門，怎好下淚。只得忍耐，再作理會。」進了沙府，一宿晚景不題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蒼頭起來，見了女奴，說夫人夜來吩咐，駕車伺候，車已駕了。原來夫人自有丈夫，昨日出城，恰好遇見，怪道他死不肯從哩。俺老爺那知他心裡事來。」女奴道：「呀，夫人來了，我們一壁立地，伺候便了。」柳姬昨日見了韓生，雖然約會，卻一宿不曾睡著。次日極早，束妝齊備，他說道：「妾身昨日出遊，不意龍首岡上，果然遇著韓郎。眼見得咫尺天涯，真個神留足住。今日約他來通政里門，再圖一會。夜來吩咐蒼頭，依舊駕車伺候。料不誤也。」女奴道：「夫人今日往何處去？」柳姬道：「往通政里門去。」女奴道：「車已駕矣，就請夫人上車。」柳姬上車坐穩，催促前去不題。

且說韓生，昨日得見柳姬，不能明白入沙府原由，到愁悶了一宵。黎明起來說：「龍首岡得遇柳姬，原來落在沙府，又已蓄髮了。看他容消色沮，決不是棄舊憐新的。約我今早到通政里門再會，只索前去。呀，我來得太早門還未開，他還未到麼。」言猶未了，「你看，那邊有一車兒來了，想便是他，我且立候。」卻說柳姬早已遙遙望見，待到跟前，說：「韓郎來了，真信人也。」韓生道：「柳姬真個到此，你好多情也。我想起我家故事：昔日吳王之女紫玉，欲從韓重，竟不得遂而死。你不記南山之詩乎？那詩上說：『南山有鳥，雌失其雄。』你可能效紫玉否？」柳姬道：「妾還記得君家一事：昔日韓馮之妻，為宋王所奪，賦詩見志，相繼而死，有雙塚鴛鴦之異。妾得一見，死有何難。但願韓郎別選高門，再圖後事，勿以妾為念。且試問君，向日題詩鮫綃，今尚在否？」韓生拿出來說：「鮫綃在此。」將鮫綃投去。「不如還你，免致相思。我初時與你的玉合兒可在麼？」柳姬將合取出說：「玉合現存。」遂將帕兒包了，亦向韓生投去。韓生道：「便留你處也罷了。」柳姬道：「睹物傷情，反覺不美。」二人正然說話，女奴向前說道：「夫人請回，老爺一定有人察訪。」蒼頭亦插嘴道：「相公揩了眼淚，別處去哭罷。」柳姬垂淚道：「當遂永訣，願置誠念。」話未了，蒼頭們策牛而去。落下韓生，悵望一回，說道：「呀，他又則去了。看他輕袖搖搖，香車磷磷，情斷意迷，去

如驚鹿。待我看這玉合兒，原來一幅輕素，結著個同心，又著些香膏在內，分外光瑩。但做不得連城再返了。」

忽見公差走來，說：「稟韓爺，小的是淄青帥府差來的，後日列位老爺合樂酒樓，請老爺同赴。」韓生道：「只恐有事，不得來了。」公差道：「眾老爺曾說，韓爺一人不至，一席為之不歡，還望赴臨。」韓生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先去拜上。」公差應聲去訖。韓生道：「哎，所喜將佐凱還，朝廷晏樂。只我，有去帷之歎，怎能免向隅之悲。好不苦也。」這正是：

公子王孫逐後塵，綠珠垂淚濕羅巾。

侯門一入深似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

不知韓君平還能與柳姬重圓否？下回分解。